

★王国华专栏 野史新说

## 宋朝的两次败亡

据说,宋朝的两次败亡,都跟结盟有关。

北宋末年,徽宗决定联合新兴的大金国扑灭辽国。是时,大金已摧枯拉朽般攻下辽国大后方。大宋出兵的条件是灭掉辽国后,收回五代时被辽国占领的燕云十六州。金国虽蒸蒸日上,毕竟羽翼未丰,乐得有个外援,于是一拍即合。事毕,宋、金瓜分了大辽,两国没有了屏障,直接面对面。金国在此过程中发现宋朝政治腐败、兵力微弱。肥肉就在嘴边,不吃都不好意思,于是乎,趁热打铁地向宋朝发起了总攻。短短三四年时间,京城汴梁沦陷,徽、钦二帝以及皇室宗亲数万人成了金人俘虏,北宋王朝到此结束。

偏安一隅的南宋眼看大金起高楼,眼看大金宴宾客,眼看大金楼歪了。百年之后,成熟的金国渐露败相,蒙古大军成了大金的心腹之患。而大金国又像当年的辽国一样,南边是大宋,北面是强悍的新兴民族,腹背受敌。孱弱的大宋看到机会到来,决定借道给进攻金国的蒙古军,并趁乱出击,与蒙古军队前后夹击,灭掉了这个世仇。自然,蒙古建立元朝之后,也没给南宋什么甜头,很快将南宋国土收入囊中。

后世有人对这两次“失策”的联合耿耿于怀,认为大宋不

该只顾眼前,而忽略了更凶险的敌人。中间隔着一个缓冲带,总比直接面对强敌保险一些。

但也有人以为不然。历史学家吕思勉就对宋元联合做如此评价:“宋朝和金朝,是不共戴天之仇,不能不报的。若说保存金朝以为屏障,则金人此时,岂能终御蒙古?不急进而与蒙古联合,恢复一些失地,坐视金人为蒙古所灭,岂不更糟?”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非此即彼的假设命题,假如我们当初不这么干而是那样干,事情是否会更好些?吕思勉给出的答案是:“要知约金攻辽,亦并不算失策,其失策乃在灭辽之后,不能发愤自强,而又轻率启衅。”也就是说,二者选择任何一个都不对,权谋是无用的,应该采取第三条路线。

我却觉得,吕思勉的建议,也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。

完结,是每一个新生事物的必然宿命。万物生生世世,周而复始,更改不了、逃避不了。过程有长有短,有低谷有高潮,结果却一律一致。即使当时奋发图强,局面有所缓解,最多也不过多苟延残喘一阵,岂能违背必然规律?自古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,不可能所有事物都直线向前,到了一定阶段就被天算,非小小的权谋和个人的努力所能挽回,似乎唯有认命。

★鱼禾专栏 饮食男女

## 为婚恋速配,为什么不呢?

电视节目和专业网站上,婚恋速配正如火如荼;我们约会吧,非诚勿扰,爱情来敲门,珍爱,百里挑一,世纪佳缘,鹊桥会……电子红娘如雨后春笋,遍地出芽。

通过公共媒体为男男女女派对,始于1998年湖南卫视的“玫瑰之约”。正如当年玫瑰之约饱受指责一样,林林总总的电子红娘也在被质问:这是婚恋速配还是电视选秀?是鼓励真情还是鼓励拜物?如此现场如此毒舌,是不是太不严肃了?

也难怪有人会惊呼。一配成名的马诺是这样直言不讳: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泣。这孩子真够坦率,完全不顾忌这么说话会吓死多少正襟危坐的高士。不过,马诺们即便顾忌了,高士们也不见得买这个账。我记得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,也被如此这般地质问过。

我想说的是,俗就俗了,那又怎么样呢?当大学毕业生不得不成为在城市边缘群居的蚁族,当工薪阶层不得不拼上一辈子的辛苦为住房埋单,谁还能指望马诺这样的女孩说,“我愿意跟你去流浪”?一切应运而生,都有着旺盛的源头活水。有这么多人喜欢唱歌,才有了人声鼎沸的超女快男;有这么多男女的婚恋成了问题,才有了如火如荼的电子红娘。

这是现实,无可抹杀。

为什么不呢?既然需要,为什么不依照自己的喜好去挑选?既然挑选,为什么不尽可能充分地挑选?

第一批超女横空出世之后,有人说,超女的幸运不在于一夜成名,而在于避免了成名过程中的污秽。是的,任何有实力有才华的人都应该成功。成功不是他们的幸运,而是他们应得的收获。在话语权被个别人把持、公共资源被收取昂贵门票的环境里,由大众投票造就的成名,显然要干净得多,经济得多。

固然,大众投票也避免不了跑调歌星,网络对选也避免不了误认和陷阱。不过我相信,正常人都明白自己的需要,大众投票会发现实力最强的歌星,网络对选会发现最适配的男女。唯有裁判欲望亢奋的人,才会对别人的自主大惊小怪;唯有守着门槛卖门票的人,才会对走野路的驴友怒发冲冠。

好在,我们总算有了对一切挑剔不予理睬的机会。人与人之间当然可以有妥协,一切平衡的关系都是妥协的结果。但是,妥协永远是互相的,绝不是一人制定规则,另一些人照章办事。

所以,我们约会吧,我们踏过那些喊喊喳喳指指点点,约会吧。

★刘宜庆专栏 民国谭屑

## 易君左《闲话扬州》惹官司

三湘才子易君左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,是官吏,也是报人,终究是文人,诗书皆妙,且能绘画。

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,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一词发表,轰动一时,引来重庆文化界名流的唱和。易君左亦发表一步韵词,作鸱声啼,有不恭之语,引起柳亚子的批驳。令易君左名声大噪的,不是这件事,而是《闲话扬州》惹官司。

1931年,周佛海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,邀请易君左来江苏,任省教育厅编审主任,临时在扬州办公。公务之余,易君左舞文弄墨,写了不少扬州历史文化、民俗风情的文章,《闲话扬州》结集出版。不料,引来一场轩然大波。

《闲话扬州》针砭市政建设,批评扬州人的生活陋习,尤其是写到扬州女性,有语侵扬州人的

尊严和情感之处。扬州各界发起了“扬州人民追究易君左法律责任代表团”(简称“扬州究易团”),将易君左和《闲话扬州》的出版方中华书局,告到法庭。

一场全国轰动的官司,以易君左辞职道歉收尾。辞去了教育厅编审主任的职位,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份道歉声明。中华书局也登报道歉,并向扬属七县民教馆赠送价值2500元的书籍。

官司结束了,闲话未完。南京《中国日报》出了上联:“易君左闲话扬州,引起了扬州闲话,易君左,左矣。”在应征的下联中,最妙者当为:“林子超主席国府,连任国府主席,林子,超然!”出自南京名医兼诗人叶古红之手。下联中林森(字子超)连任国民政府主席不久,而林子超以超然的态度对待国民政府主席的选举,为时人激赏。

由这个对联,又引来一副绝妙的对联:左舜生姓左不左,易君左名左不左,二君胡适,其于右任乎?梅兰芳伶梅之梅,陈玉梅影梅之梅,双玉徐来,是言菊朋也。上联是政治家文学家肩并肩,下联是伶人影人手拉手。集八位名流于一副对联,一时传为佳话。

本为“闲话”,因这个官司又引起闲话几许。闲话里开出八卦,结出文字游戏,消解了这场官司中各方政治势力的博弈。

名记者曹聚仁也写了一篇《闲话扬州》,历数扬州的文化古迹,还不忘“闲话”易君左一把,讥讽易君左那纵情风月的老爸,认为他不会赞成自己儿子对扬州女性的贬低。

一册闲话扬州书,赢得文坛薄幸名。易君左与扬州紧紧联系在一起了。1967年,易君左定居台湾,扬州已是前尘旧梦。

★李开周专栏 住在民国

## 要价的弹性

我有两条经验。

第一,想知道一个小区的房子是不是已经卖完,不要到售楼部问(售楼部的人没有实话),看水就行,要是喷泉不再喷水,人工湖的水面上已经开始咕嘟咕嘟冒绿泡,那儿的房子一准售罄。

第二,想知道一个城乡接合部是不是即将拆迁,不要看规划图(咱们国家的规划图属于艺术品,没有实用价值),看房就行,要是新房忽然见缝插针地多起来,而且都盖得乱七八糟,连地基都没有,墙体薄到一拳能打一窟窿,说明村民们收到了拆迁的通知。

原因很简单:开发商卖完了房子,就没必要再继续花钱维护水景,除非业主愿意多出物业费自己维护;而拆迁是按面积补偿

的,土地面积动不了,建筑面积却可以随时增加,村民为了多拿补偿,当然要赶在拆迁之前临时加盖些房子。

您千万别听开发商奸诈,也别骂村民贪婪,他们这都是在给自己争取最大利益,而争取最大利益是人的天性。只要做黑心开发商不受制裁,临时加盖房屋也法不责众,预期收益很大,潜在风险又很小,换作是您,也会这么做的。

当然,黑心开发商未必总是得逞,有时候他们会受到业主围攻。村民也未必总是占便宜,碰上“工作能力强”的干部,不但加盖的房子得不到补偿,应得的补偿也会大打折扣。

所以在咱们中国,开发商跟业主在博弈,拆迁户跟官员在博弈,最后谁占便宜,以及能占多

大便宜,取决于对方的博弈能力是强是弱,而不是取决于法律和理论上的补偿标准。鉴于这里面的弹性很大,我觉得房地产开发应该叫做“弹性开发”,房屋拆迁应该叫做“弹性拆迁”,土地征收应该叫做“弹性征地”。

弹性征地由来已久。抗战初期,很多大学和机关迁到昆明,没处安置,请昆明市政府在郊区代为征地。同样的区位,同样的地块,农民要价却天差地远。空军要的地块按每亩160元要价,西南联大要的地块按每亩190元要价,中国银行要的地块竟然按每亩750元要价。

我猜那些农民当时是这样想的:军队有枪,不好欺负;学校没枪,好欺负;而银行有钱,狠狠榨它一笔!

★魏德勇专栏 成语故事

## 何晏:史上第一位驸马爷

公元230年盛夏的一天,大魏国明帝曹叡正在后宫翻看《战国策》。当他看到《邹忌讽齐王纳谏》一文时,便让内侍十万火急传驸马校尉来宫中。内侍急忙出宫。校尉满脸汗水地随内侍到来后,明帝笑着说:“今天有些闷热,想请爱卿尝尝异域献上的面汤!”

说罢,一内侍已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汤。皇帝金口玉言,校尉便只得在众目睽睽下饮用起来。味道虽好,但着实太热。校尉留心观察,原以为校尉脸上定会

出现沟壑,哪知人家脸色越发白嫩,当真是帅哥一个。明帝是大名鼎鼎的洛神甄氏之子,生得面如冠玉、风度翩翩。他不断听闻驸马校尉是当今数一数二的白面帅哥,长得皓齿星眸、玉树临风,还常常“顾步自怜”。明帝心想此人必喜欢在脸上搽粉,我定要设局试他一试。哪知校尉皮肤天然

生就,岂能人为?明帝无奈,便胡诌几句后打发校尉回府。

这位连皇帝都心服的帅哥便是何晏,这个故事便是典故“傅粉何郎”的来历。典故原指美男何晏面白,如同搽了粉一般,后泛指美男子。

何晏,南阳宛县(今河南南阳)人,出身世族。何晏的祖父便是屠夫出身的大将军何进。公元208年,17岁的何晏已经出落得一表人才,特别奶油味。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曹操便自作主张把女儿金乡公主嫁给何晏,并封其为驸马都尉。驸马都尉即掌管皇帝出行副车之马的官员,只领工资不做事,是个虚职。据考证,何晏是历史上第一个有名有姓的驸马都尉。从他起,后世便称皇帝的女婿为驸马。

驸马何晏一直不受重用。大舅子曹丕即位后,没有给他任何官位;外甥曹叡当皇帝后,依旧让

自己这位“浮华”的姑父哪儿凉快哪儿去。何晏的驸马府本就是凉快之地,再加上衣食无忧,便招集王弼、夏侯玄等人一起开清谈Party,讨论玄学。何晏在思想上用玄学解决了世界观问题后,现实生活中便选择了一种“能乐一天是一天”的人生观,并服用世人不敢沾的“寒食散”。经他推广,服用五服散遂成为魏晋名士的标志,也成为当时上流社会的风尚。

公元249年正月初六,司马懿发生高平陵政变,曹爽等人被杀。《三国志》比较严谨,说何晏作为曹爽集团的核心人物被杀,但《魏氏春秋》还编了一出更有趣的戏:司马懿让何晏主审曹爽等人,何晏为求自保拼命反驳,把所有人的罪证都查实,但司马懿仍没有放过他。此种严重贬低第一驸马爷何晏的说法,陈寿未选入《三国志》,裴松之作注时作了引用,以便后世参考。